

曹林  
北京时事评论员



### 【拒绝流行】盒区房与学区房

新名词新概念层出不穷的时代,出现一个新名词并不难,但时间能超过一个月并真正被人接受,进入人们的生活,其实挺难的。“盒区房”(附近有“盒马生鲜”)这个戏份“学区房”,听起来似乎挺绕的词,就超越了那种各领风骚没几天的名词,被年轻人牢牢地记住了。有机调查显示,盒区房社区的关注度高出周边非盒区房21.45%,平均交易周期快7天,流动性更好。有专家认为这是“房住不炒”调控下购房者的心态正悄然发生改变,自住型消费者对于周边配套完善程度、居住便利性的重视程度,已高于对投资收益的关注。

白领阶层是对生活品质最有敏感度的一个群体,对于他们来说,生活里如果没有星巴克,没有宜家,生活就降级了。媒体报道过,很多“逃离”北上广这些大城市的年轻人,之所以后来又回到了这些城市,很大程度上就是自己家乡的小城连个星巴克都没有。如今,年轻白领所眷恋的生活符号,又多了一个盒马,所以

蓝博洲  
台湾作家



### 【生活速写】漳州印象

12月6日17点15分,在泉州站搭乘D6529的火车前往漳州。18点02分准点抵达。行车时间不到五十分钟。而我在车上与台湾友人通过微信讨论事情,来回只往返了几则,尚未谈妥。

记得,第一次到漳州,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吧。那时候,还没有高速公路。友人开车载我,从厦门出发,穿行在并不平坦的长长的公路上,放眼尽是杂生着青翠树丛的满布石头的山丘,以及两旁错落着杂用杂货或简陋饭馆等的低矮房舍。一时之间,仿佛以为自己穿越时光隧道,回到了70年代初年轻的台湾。现在,时速两百多公里的火车,却让我感到似乎自己不曾来过漳州了。

出了检票口,一个貌似台湾中南部中年妇女的接待人员一眼就认出满脸胡须的我,挥挥手,一边冲着我笑,一边走近来,不由分说拉过我的行李,走向停车场。她的车停在靠出口处的第一格。后面的车一辆接一辆陆续驶过。亮着的车灯蜿蜒成一条曲线美丽的火流。后头的车队愈排愈长了。不耐烦等待的喇叭声也愈响愈急愈大。她一边大声回应说:“你再怎么响也没用。”一边利落地反复前行、倒车、调整角度。往返近十次了。车还是转不过去。一个穿西装,提着公文包的中年男子,走到车头拐弯处,用一种我听不太懂的语言哩哩哇啦指手画脚地讲了一通。她立马用我听得懂的漳州腔闽南话怼了回去,说:“我是不可能不出去的。”男子闭嘴了。她手握方向盘继续做着重复的动作。车子进退迟退,终于切出刚好的角度脱离现场了。

汽车出了停车场,在黝黑的公路上奔驰。她左手扶着方向盘,右手拿起手机,拨号,一边注视前方开车,一边调度接下来要去车站接客的司机,进了停车场应该怎么办才能找到停车位,才能不被堵得出不来,等等,然后与坐在右后座的我聊天。我想,这个女司机,以后势必是让我忘不了的漳州印象。



黄继禄  
香港学者、作家

### 【含英咀华】在“孝子”和“浪子”之间

在评论余光中的文学成就时,我曾说:他“在新诗上的贡献,有如杜甫之确立律诗”。

杨宗翰不同意此说。我如此赞誉余光中,是带有解释的,杨可能没有注意到。我说:余建立了“半自由体(或半格律体)格式:诗行不很整齐,也不过分参差;押韵,但不严格……还善于营造长句。”(见拙作《璀璨的玉米笔》)这是一种“创体”。

五四时期出现了豆腐干式的格律新诗,以后还有他类格律诗,如周策纵提倡的“太空体”;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现了艾青诗行长短参差、不押韵的自由诗,以后这样的自由诗颇为流行。“分行散文”、“打翻了铅字架后胡乱拼凑出来的东西”等,是对某些新诗的贬称。王蒙在《中国玄机》中对新诗没有“成熟的程式与格局”表示遗憾,道出众多人的心声。

严守格律,如传统旧体,则新不



杨小彦  
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

### 【横眉热对】南方,就这感受!

南方是一个神奇的存在。

南方潮湿,空气中弥漫着让人触摸得到的气味的,所以南方人的梦想就变得结实而遥远。南方阳光充沛,绿色在随意地蔓延,无原则地泛滥,都都葱葱,让友友地自容。南方温度长年让人温暖不已,12月的天气,北方已经寒彻周天,大雪封路,珠三角的人们却依然单服便鞋,广州沿江依然弥漫江水浓郁的香味,空气中则有莫名的欢腾在翻腾,在上升。

一方土地一方人,南方显然造就了南方的艺术个性,那就是开放与从容,每个人就是每个人,而且常常,真的,有点自恋,总觉得自己感受是重要的。当然,在这一前提下,南方人也觉得旁人的感受是重要的,只要不抹杀自己的感受。我们相知,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的重要。我们唠叨,我们随意,我们宽容。所以,南方人埋埋,但不结盟;拍肩握手,偶尔也称

兄弟弟,但目标却是,尊重他人空间,而不是领导群伦,剑指天下。南方人认为,每个人就是天下。天下正是由每个人——他们是活生生的,是具体而微的——共同组成了共同生活的天下。

这里有美食,更有品尝美食的南方人。我们可以花时间去讨论,比如,今晚,什么地方,什么东西,“又便又正”,然后飞奔而去。这在北方人看来,颇有点不可思议。又比如,在陌生地方,找吃的,只看门前是否人潮汹涌,如果不是,零零星星的,再便宜,也肯定不会去。

不理睬南方人好吃的本性,就会惊讶,评论说:什么都吃,脑子都给吃坏掉了。南方人一听,耸耸肩,眨眨眼,说,什么都是假的,吃进肚子才是真的。

这说明,脑子比肚子重要!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南方艺术家,作品也就带有潮湿的气味,风格颇为南蛮,独特而奇异!

这叫什么?这叫南方感受!南方,其实就这感受!



胡北平  
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

### 【别处生活】

我们已经非常熟悉其他不断上升的不平等现象——收入、财富和政治的可接触性——然而,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不平等:问责不平等。

所谓问责的不平等,是指我们常将责任原则应用于无权者,而将宽恕原则应用于权势阶层。精英主义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简单地使底层的人们有机会攀登的阶梯,它还涉及对身居高位者的问责制。这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:有能力的人必须能够脱颖而出,但是因贪婪的鼻子伸得过长而被卡在槽中的也必须跌下舞台。

无论在何处,我们都看到所谓的“精英”爆出各种各样的丑闻,这是社会丧失制度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。然而,仔细究之,并非有权有势的人表现不好削弱了对制度的信任,而是有权有势的人表现得很差但却能够轻易翻身。

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例。在危机爆发前的十年中,会计行业精

心构造了五花八门的作弊方式;有价证券分析师进行各种虚假的陈述和推荐;投资机构发明有毒的投资方式割取“韭菜”,而评级机构紧随其后为之担保;金融业的高管专心致志地帮助自己获得惊人的奖金,即使他们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,即使他们炸毁了世界经济。

雷曼兄弟公司2008年破产,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,然而尽管首席执行官理查德·富尔德下了岗,钱却没少拿,在破产前8年,福尔德从公司拿到了4.8亿美元的报酬,以至于在国会听证会上,议员亨利·韦克斯曼发飙说:“你的公司破产了,我们国家处于危机中,而你却得到了4.8亿美元。我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,这公平吗?”

更加不公平的是,社会把责任原则应用于无权者,比如将制度造成的问题归于个人的失败,要求个人自责、自立、自强。假若问责的不平等大行其道,那我们将永远无法拥有一个公正的社会。



钟红明  
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### 【不知不觉】触摸工业遗存

参加一个上海工业遗存的调研课题组,徒步在上海的杨浦滨江,这里绵延15.5公里,黄浦江岸线也在这里呈U形大转弯。这里曾是上海乃至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称为“世界仅存的最大滨江工业带”。

暖暖的阳光投射下来,宽敞的滨江步道集聚着各种时尚元素,黄浦江的风吹拂着依稀的往昔记忆,我们不时被提醒关注那些“历史遗迹”,以及根据不同工业建构母题“翻译”的设计细节:昔日自来水厂气派的红砖房子,现在入驻的是对冲基金;隔着地面金属栅栏下,黄浦江水拍打的是原来码头仓库的台阶,现在是水工位标志;走进过炼钢厂大班典雅的住宅,1895年这里是英商杨树浦纱厂,1915年英商怡和洋行建了新怡和纱厂,解放后变更为第五毛纺厂和毛条一厂,如今厂房已经销声匿迹,唯有大班住宅保存下来,芦苇飘曳在水生植物荡漾的湿地之上,小径上刻画的是纱厂从诞生到陨灭的一个个时间线索。

如今沿途保存工业肌理最多的,应该是杨树浦发电厂。我们走过寂静的运煤的通道,看着洗煤的塔,高耸的烟囱,遐想它的往昔和未来。而走进原国棉十七厂,我更是充满好奇,这里也是我过世的公公在上海刚解放时当过军代表的厂……

看着这里清水红砖的漂亮墙面,屋顶整齐的锯齿形设计别具风味。那些在漂亮的长廊里一遍遍走着猫步,换装,打卡拍摄的人,看着那些在名牌馆和巧克力剧院里穿梭的人,不由得为这个陈列室的冷清遗憾。近百年历史沉淀下遗留下来的老工业气息,会在这些建筑的外壳之下,呈现出它扎实的内在历史肌理吗?有人说,他在欧洲参观工业遗存时,都会看到精心保留的生产线呈现的工业流程,偶尔会和坐在那里的原厂老人聊聊过去的故事……

归途中经过杨树浦路,可能尚在改造中,沿途的房子渺无人迹,废墟一般成片的街区,也曾是人声鼎沸的啊,那些房舍,又迁往何处?待这里重新繁华与璀璨之后,还能在某个街口,某个厂房旧址前,偶遇吗?

## 澳门作家系列7



### 邓晓炯

曾获澳门文学奖、澳门中篇小说奖。文学作品包括:小说集《浮城》、《刺客》、《迷魂》、《乱世童话》(合著),以及散文评论集《有感尔发》,其中《刺客》、《迷魂》曾被翻译成英文、葡文出版;舞台戏剧作品包括:儿童剧《魔法宝石》、《反斗西游记》、澳门民间传说系列《石狮子》、《许愿灵猴》,以及改编剧本《女帝奇英传》(改编自梁羽生同名小说)、跨界歌仔戏《聊斋一幻·梦》等。

## 让人着迷的澳门文学书写

□太尔

太尔:若您能邀请任意四位作家(在生或离世皆可)一起共进晚餐,想邀请谁?

邓晓炯:倪匡、还珠楼主、托尔金和佐治·马丁。

太尔:您认为澳门最有趣的历史人物是谁?

邓晓炯:P·Bruno神父——他是1622年澳门打败荷兰那场战役中,扮演了非常重要角色的一个神秘人,后来我把他放进了小说《迷魂》里,虽然他是否存在至今仍未有定论。

太尔:您的创作习惯和方式?

邓晓炯:因为自己并非全职作家,时间有限,因此找到了创作题材之后,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断地在脑海里酝酿,也会去翻看相关的书籍或影视作品,反复推敲人物设定和故事轴线,虽然这很容易会令写作速度陷入来来回回的“龟速”,但过程本身充满

了游戏感,自己乐在其中,享受天马行空、创意思考的快感。

太尔:为何会喜欢以“澳门”为主题或背景来写作?

邓晓炯:澳门作为中西文化碰撞的最早起点,虽然在“大历史”中不易被看见,但仔细观察背后的脉络,其中有很多值得探究之处,比如澳门开创的许多个“中国第一”: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(圣保禄学院)、中国第一所西式医院(白马行医院)、中国第一所以西方金属制版和印刷拉丁文字的印刷厂(圣保禄学院附属印刷所)、中国第一份外文报纸(《蜜蜂华报》),等等,都是今天已淡化于世人记忆但却影响深远的事件,加上澳门独有的赌场、土生族群等,也是文学书写的大好题材,令我为之深深着迷。

太尔:您认为澳门文学的最大挑战是什么?

邓晓炯:如何更有效地连接

作者与读者:写作者要走出书房,关切当下议题;普罗大众也应放下手机,读读文学(尤其是本土)作品,希望在作者与读者之间,慢慢形成互相鼓励、互相促进,甚至互相挑战的文学生态圈。

太尔:对澳门文学未来的想象与寄望?

邓晓炯:我希望看到日后更多界限会逐渐被打破——澳门的作家和作品,可以更多地和内地、港台以及海外华人地区交流互动;我也希望不同语言之间的藩篱得以打破——澳门更多的中文作品可以被翻译成英、葡等语言,而澳门以及外语世界(如葡文、英文等)与“澳门”相关的史料、作品也能被翻译成中文,让澳门的读者能看得见、读得懂;还希望不同艺术领域之间的分野得以打破,文学与电影、电视、戏剧、舞蹈之间,能更多往来,催生有趣的跨界合作。

## 《转运》(节选)

□邓晓炯

“……转运筹码我并不想要,看来白律师也没有兴趣,也许是因为他本来就不信这些风水术数,又也许是因为他亦无意改变他自己还算不错的命运,他的想法我无法得知。但根据李富海之遗愿,整件事情我也没有告诉他的家人。所以,盒子、日记和筹码我都留了下来。

那枚转运筹码我偶尔也会拿出来看看,甚或把玩一下。

看着它,我常常在想:究竟,是什么在操控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?那些转运灵符?抑或,是我们自己?”



文本  
《迷魂》(节选)  
□邓晓炯

“……狭长的走廊很快就到了尽头,穿过一扇小门,便是广阔的一座庭院。傍晚的金黄阳光一下子笼罩住了自己,麦奇贪婪地呼吸着清凉的空气,活动着僵硬的身体,然后,他顺便转头向外面望了一眼,眼前的景象又让他大大地吃了一惊。他张大口、瞪直眼,像雕像一样僵立在原地;外面,昏黄的天空压低在头顶,一片错落有致的建筑物中间,赫然是一座教堂,教堂庄严肃穆、雄伟巍峨,正面墙壁用坚固的石块砌得整齐齐齐,教堂的顶端,是一个精巧精致的三角楣架,上面,一个十字架在夕阳的照射之下闪闪发亮。

麦奇的精神恍惚起来,他觉得自己是不是还在梦境里?“哎!”他一把拉住身边的神父。“那教堂……”他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。

被他拽住的神父笑了起来,“怎么,连圣母大教堂,你也认不出来了?”

圣母大教堂?

麦奇抬头仔细看着这座自己再熟悉不过的建筑物,黄昏的阳光依然刺眼,他不得不眯起眼睛。圣母大教堂?这是它的建造者们当初给它起的名字吗?这座建筑物曾拥有过如此多的名字,可现在在它就这样活生生地站在面前。1835年的一场大火,使这座教堂从此只剩下孤零零的

## 写作是与城市的亲密对话

□太尔

邓晓炯说:“澳门本身历史内涵深厚,最引人入胜的,是糅合了东方和西方。就像一块镜子,折射东西两大板块最初的交流与碰撞,里面有好故事。但可惜的是,澳门被讲述得太少,无论正史、野史或文学创作都不多,这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宝库——在文学创作上,满屋子都是宝贝,为写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。”

除了写小说,邓晓炯也涉猎舞台剧本写作,他创作的儿童剧《魔法宝石》、《石狮子》、《反斗西游记》等先后在澳门公演。其中,《石狮子》是以澳门妈阁庙前两尊石狮子的传说为题材而编写的。据说,一到晚上,妈阁庙前两尊石狮子会变成妖怪到处捣乱。邓晓炯从电台上听来这传说,但一时没想到用什么形式去重述,后来将构思告诉澳门的儿童剧团小山艺术会,对方觉得有趣,认为可写成儿童剧本,于是一拍即合,创作出这个受小孩和家长喜爱的儿童剧,成为他的“澳门民间故事系列”开局之作。

邓晓炯的作品主题不一,有反省人性、思考历史,也有对现实的批判,但贯穿其间的主要有两大元素:历史与奇幻,用他自己的话说,就是“古灵精怪”。为什么会有这种风格?他笑言:“澳门经常给我一种穿梭时空的感觉,处处充满历史感,一不小心,还以为回到几百年前去了。”

### 寻找更多写作方式和可能

大学时代邓晓炯沉迷于卫斯理(倪匡)的奇幻故事,他甚至说卫斯理“定义了他的写作方式”,不少西方作家的作品也是他的书架常客,从中学习技巧、开阔视野,比如米高·克莱顿(Michael Crichton)将科学硬知识“软化”后呈现的技巧。罗伯特·哈里斯(Robert Harris)将社会、政治议题化成人物故事的功力、希拉里·曼特尔(Hilary Mantel)对历史题材的举重若轻……都对他的创作深有启发,促使他寻找更多的写作方式和可能性。

邓晓炯说:“澳门本身历史内涵深厚,最引人入胜的,是糅合了东方和西方。就像一块镜子,折射东西两大板块最初的交流与碰撞,里面有好故事。但可惜的是,澳门被讲述得太少,无论正史、野史或文学创作都不多,这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宝库——在文学创作上,满屋子都是宝贝,为写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。”

除了写小说,邓晓炯也涉猎舞台剧本写作,他创作的儿童剧《魔法宝石》、《石狮子》、《反斗西游记》等先后在澳门公演。其中,《石狮子》是以澳门妈阁庙前两尊石狮子的传说为题材而编写的。据说,一到晚上,妈阁庙前两尊石狮子会变成妖怪到处捣乱。邓晓炯从电台上听来这传说,但一时没想到用什么形式去重述,后来将构思告诉澳门的儿童剧团小山艺术会,对方觉得有趣,认为可写成儿童剧本,于是一拍即合,创作出这个受小孩和家长喜爱的儿童剧,成为他的“澳门民间故事系列”开局之作。

邓晓炯的作品主题不一,有反省人性、思考历史,也有对现实的批判,但贯穿其间的主要有两大元素:历史与奇幻,用他自己的话说,就是“古灵精怪”。为什么会有这种风格?他笑言:“澳门经常给我一种穿梭时空的感觉,处处充满历史感,一不小心,还以为回到几百年前去了。”

寻找更多写作方式和可能

大学时代邓晓炯沉迷于卫斯理(倪匡)的奇幻故事,他甚至说卫斯理“定义了他的写作方式”,不少西方作家的作品也是他的书架常客,从中学习技巧、开阔视野,比如米高·克莱顿(Michael Crichton)将科学硬知识“软化”后呈现的技巧。罗伯特·哈里斯(Robert Harris)将社会、政治议题化成人物故事的功力、希拉里·曼特尔(Hilary Mantel)对历史题材的举重若轻……都对他的创作深有启发,促使他寻找更多的写作方式和可能性。